

激进的和平主义

——简论哈弗罗斯的非暴力思想

汪建达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哈弗罗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他提出了“激进的和平主义”的思想,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1)他的非暴力思想具有纯粹性、彻底性。和平主义被定位为基督教伦理立场的核心所在。(2)其和平立场具有批判性、复杂性。既要超越一般的人道的和平主义,也提醒人们不要轻视战争对人的吸引力。(3)他坚持的是特殊的“末世论”的和平主义。这种坚定的反战立场对依旧随时受到暴力、战争威胁的现代社会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和平主义; 哈弗罗斯; 基督教社会伦理; 末世论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6-0113-07

和平是当代世界的潮流之一。人们或许认为,基督教推崇和平应当算理论常态。不过在现实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像美国这样自诩为信仰基督教却大肆发动战争的国家。特别是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和平曙光初现,结果却是美国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还越来越强调“先发制人”。“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遭受恐怖主义的暴力袭击,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包括基督徒)支持政府以牙还牙。布什政府的种种说法如“摧毁邪恶轴心”,让我们感到这位以福音派基督徒代表自居的大国领袖要在国际舞台上“替天行道”,贯彻新保守主义的进攻型理想主义。然而就在此时,美国有位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哈弗罗斯(Stanley Hauerwas)却反潮流而动,公开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坚决推崇基督教的非暴力精神,呼吁美国人“不要报复”。他满怀忧患坦然地批判美国人说:“我们说我们想要和平,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喜爱冲突甚至战争。”^{[1]320}

这样坚定的和平立场确实令人深思。哈弗罗斯是美国杜克大学 Gilbert T. Rowe 讲席神学伦理学教授,世纪之交曾受邀在英国做声誉极高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The Hauerwas Reader 的编辑者在导言中称哈弗罗斯“可能是北美最重要的神学伦理学家。他必定是得到最广泛阅读和引用的神学伦理学家之一。不管人们如何强烈地支持或反对他的立场与方法,在那个领域没有人能够忽视他。”^{[1]3}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支撑着哈弗罗斯的独特的和平主义伦理学的复杂思想,在此,笔者把它命名为“激进的和平主义”。这一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1)思想的纯粹性、彻底性。哈弗罗斯不是把和平主义理解为基督教伦理学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个立场,而是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所在。(2)他的和平立场具有批判性、复杂性。他要超越一般的人道的和平主义,全力批评他所身处的自由民主社会对战争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要轻视战争的道德性一面所导致

[收稿日期] 2006-04-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汪建达(1972-),男,浙江鄞县人,浙江大学法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系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督教伦理学、政治哲学。

的战争的持久性。(3)他的立场是特殊的“末世论”的和平主义。这甚至超越了基督教的核战和平主义。

我国当代学者也在密切关注并讨论和平主义文化。其中持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平观点的不乏其人,但是也有学者担心人们对于和平的认同还任重道远,比如《切·格瓦拉》的热演可能就体现了“中国社会非暴力理念的缺失,对社会温和渐进变革的绝望,更突出了我们社会中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文化传统。”^{[2]68}如今我们寻求和平发展,“和平”的内涵还需人们细细掂量,所以,世界上各种立场的和平观都值得我们的分析和借鉴。

一、和平主义是基督教伦理学的根本立场

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基督教具有非暴力主义的立场。汉斯·昆举德法的和解为例来具体说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主张尘世的和平、社会的正义、非暴力和博爱,这是政治中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策略。几百年来,德法两国都是冤家世仇。在二战之后,由于基督思想的影响,戴高乐和阿登纳在法国皇帝的加冕大教堂共同礼拜,向全世界昭示德法之间的和解^{[3]96-97}。不过,哈弗罗斯与一般的和平主义不同,他所强调的是,基督教所体现的和平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的策略,也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的伦理立场的根本所在。基督教团体有责任向这个以暴力为基础的现实社会展现和平。只有在和平中,基督徒才显示出他们所确信的东西的真理性。

在现实中,哈弗罗斯不满主流教会对待战争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从基督教伦理出发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又从“正义”(自然法)的角度出发说可以使用战争。比如在1983年美国天主教主教联合会发表的《和平的挑战》公开信中,就暴露出这一内在的矛盾。在推荐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抵制侵犯时,那些主教们清楚地表明,不得不承认基督徒生活的现实世界处在悖论性的事实中:一方面,他们认为“爱”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人类关系的唯一真实的希望。他们的公开信在《圣经》、耶稣那里寻找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为了能参与更多的公共争论,面对更广阔的社会,主教们接受了正义战争理论,这也是在基督教教会中占主导的理论^{[1]400-402}。正义战争理论本身十分复杂,基本的要点是:第一,它认为诉诸战争的理论依据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正义。第二,人们有基本的自卫权利。政府在受到武装的不正义的侵犯时,必须能够保护它的人民。假如有必要,可以把作为最后手段的使用武力包括在内。像拉穆赛(Paul Ramsey)这样的支持正义战争理论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就把保卫无辜者而发动战争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哈弗罗斯批评“正义战争理论”。他对主流教会的态度提出了怀疑:人们怎么可能同时赞成这两方面呢?如果主教们支持这样的前提,即国家有权利和责任保卫自己,那么所谓福音的和平的献身仅仅就是理想罢了。他在《谁的“正义”战争?哪种和平?》一文中明确指出:“所谓的正义战争理论,并没有帮助基督徒辨别他们应该对谁忠诚,事实上反倒使其更难把自己的故事同美国的故事区分开来。”^{[4]137}其结果必然导致自以为坚持和平理想的基督徒稀里糊涂地承认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

对哈弗罗斯而言,坚持和平主义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各种伦理观点中的一个,而且是对其伦理观点有决定作用的根本立场。用他的话说就是:“非暴力并非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的众多引申含义中的一个,它处在我们理解神的核心之处。”^{[5]xvii}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并非是一般的伦理立场或者仅仅是来自基督教确信的一种抽象观念,讨论是否可以杀人、在怎样的环境下容许杀人等问题。非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理想,而是人们必须参与的一种特殊的冒险。从这个角度看,和平主义的意义就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消极避免危害的作用了:“和平主义首先根本不是禁止,而是一种肯定,它肯定神不是通过暴力和强迫而是爱来统治它的受造物。不仅如此,神还号召我们参与一个由和平主

宰的共同体,从而与他一道统治。”^{[6]199}

哈弗罗斯还特别强调,这种基督教的和平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还关乎实践,所以它不能与特殊的共同体的实践相分离。有人认为,人们可以远离教会,仅仅根据《新约》或《圣经》条文推论出和平主义。但是哈弗罗斯不同意,他指出人们不能抽象地问《新约》对人们是否有和平主义的要求,既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和平主义”,也是因为教会的生活将决定《圣经》是如何得到解读的。比如有人问“登山宝训”是在个人还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应用,哈弗罗斯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误解了登山宝训的语境:因为它的社会政治的处境是教会,而教会是与社会相对照的城邦,它涉及的是教会内部的政治伦理。如果语境不同,解读也不一样。哈弗罗斯一贯强调的是基督教伦理学的教会的语境:“当登山宝训与这样的教会语境相分离时,它只能显得是应用于任何人也被任何人应用的法律,不过这恰恰背离了登山宝训的基本前提,即脱离了共同体的个体是不能够去过登山宝训所描述的生活的……所有的登山宝训的所谓的‘强硬的说法’都是在提醒我们,没有他人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无法生活。”^{[7]139}

哈弗罗斯把“登山宝训”与耶稣的整体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是要反对人们把基督教伦理学简单归结为所谓“爱的伦理”,或者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俗伦理学理论。他所尊奉的是终生亦师亦友的同事麦金泰尔的德性社群主义,即反对把抽象的理论作为出发点。即便是对非暴力抵制等问题的讨论,也要放在基督教确信和实践的社群网络中进行。

二、批判的、复杂的和平主义

当代学者往往把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会把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理解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能为了追求其他的道德价值(如正义)而牺牲人的生命。”^{[8]196}这看上去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原则十分接近,而且自由主义也主张自己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和平(比如“民主和平论”)。然而哈弗罗斯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今天人们之所以不放弃战争,其深刻原因正是美国的主流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把人理解为是“自私自利”、“充满欲望”的人,或是“脱离传统的”、“纯粹理性的”人。一旦把人理解为欲望的人,人们就会总是觉得欲望永远没有得到满足。不管美国社会是怎样的富足,也无法给人足够的感觉。美国人对“富足”疯狂追求的背后,是企图掩盖深度的失望和目的的丧失。“自由主义是一种能自我实现的预言。一种社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人为前提来设计,结果确实也产生出那样的人。”^{[9]179}追求普遍性的现代道德往往寄希望于理性本身,结果却是理性的强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把道德建立在理性本身或是另外的人的内在特性的基础之上来保证和平,反倒是支持了强迫。假如其他人拒绝我们对‘理性’的理解,强制他们忠实于他们‘真正的自我’似乎就成了我们的职责。”^{[5]112}而一般和平主义所要保护、推崇的人,往往就是为这样的自由主义熏陶的人。

从人学理解入手,哈弗罗斯批评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自由主义政治学是肯定自我利益的政治学。哈弗罗斯指出,这样理解下的政治学只不过是利益的平衡。而且他背后更具危害性的前提是,政治学可以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以“不信任”来理解政治学的基础也非常危险,代价很大,因为它把其他人视作敌人。如此的政治学必然推崇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哈弗罗斯认为,作为基督教界不必局限于自由主义为人们设下的框架之中,我们必须超越这个以暴力为基础的世界,达到全面和平的境地,这是人与世界万物、人与自己(自我)、人与他人和平关系的充分展开。就像在创世初所展示的和平,人和动物并不依赖毁灭对方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通过参与我们所谓的神的国度的冒险,我们获得自信去信任我们自己和他人。”^{[5]149}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复“安息日”的本意,要让自己真正有可能处于休息状态,摆脱自我的各种焦虑,因为基督徒

相信自己的生活是处在神的掌管之中。他人、陌生人不是害怕的对象,而是看作可以信任的,“当基督徒学会把陌生人作为神的特殊的临在而加以欢迎时,慷慨大方就是其神圣性的一部分”^{[15]146}。

在现实中,一般和平主义往往通过简单否定战争的意义来获得轻易的胜利,即借助于强调战争的残酷、恐怖和非理性,把战争指责为暴力。但是,哈弗罗斯认为,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因为它忽视了支持战争的强有力的道德前提。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的和平主义在拒斥与战争合作前,要首先理解为什么战争如此强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想象。哈弗罗斯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从道德上理解“人们是如何处于这样的状况中的,即我们所谓的安全仅仅依靠我们愿意造成无数的死亡和破坏才能得到保证。我首先寻求理解,而不是审判和提供答案”^{[1]395}。

首先,哈弗罗斯认为不能简单地理解战争,不能把它只看成是破坏和暴力。战争是有道德含义的。战争与一般的暴力有区别。我们称为“战争”的事物是什么?战争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也意味着有与“暴力”不同的道德评价。至少战争意味着人有目的的行动,而暴力常常没有这样的目的性。“战争不是集体谋杀”,是说战争具有道德的合法性。

其次,哈弗罗斯还提醒我们:不要忽视战争还有其他更深刻的道德目的。人们并不一定生活在共同道德的世界中。人们所分享的“善”是通过我们的牺牲获得的。人们的“善”并不能与其历史相分离,而人们的历史仅仅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保存。尽管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在某些时候它是保存“善”的唯一的方式。在战争中人们学习牺牲自己为“善”服务。战争也教导我们要维护共同的生活,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为共同的生活是超越个体的。就如黑格尔所说,在战争中国家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不过哈弗罗斯认为,战争并不仅仅是让个人的利益为更大的利益服务,而是通过为人们提供机会成为人们历史的、有价值的部分,战争重新肯定了人们的历史。战争为人们认识自己与祖先的连续性提供方式,把人们放在他们持续的长篇传奇中^{[1]408}。战争确实制造了适于阅读的宏大的历史。人们喜欢阅读战争故事,并不仅仅因为那里有好人坏人、胜利者失败者,而是因为战争看起来更有连续性,与人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如果人参与战争,人们总觉得有故事可讲。“人害怕遭受毁灭,但人们更害怕在持续的历史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战争是这个没有历史的世界的最后的安慰,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故事。当然这可能是艰难的故事,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毕竟比没有故事讲要好。”^{[1]409}

总之,以上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哈弗罗斯在坚持和平主义的同时还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战争为特殊的人们提供和维持了特殊的“善”。所以,在战争问题上不能持简单的看法,否则,我们就无法认识问题的复杂性。反对战争不能建立在轻视战争的基础之上。坚持和平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保护人的生命,而是要更深入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简单避免冲突,而是敢于面对冲突。基督徒能够关心生命是自信的一种标志,因为在事实上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在那里把他者视为神的受造物是可能的。

三、独特的“末世论”的和平主义

哈弗罗斯不仅反对幼稚的和平主义,他对基督教内部新潮的核战和平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自从有了核武器,反战的呼声就更高了。在1985年,联合卫理公教派的主教们发表了一封关于核战的教牧公开信,题为《保卫受造物》,号召用和平来取代战争,坚持国与国之间存在和平的可能性,坚持教会有和平的传统。

但是哈弗罗斯并没有简单认可这一和平主义,他从和平呼吁的对象、论证的方式以及行动的主体等方面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第一,和平呼吁的对象问题。这些主教们在对谁呼吁呢?哈弗罗斯批评他们没有对教会和美国社会做出必要的区分。主教们应该首先把这些卫理公派的教徒当

作是基督徒,帮助他们明白:在这个战争的世界里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10]322-325}。第二,论证的方式也有问题。主教们的论证是建立在人们对死亡的害怕而不是信仰耶稣对和平国度宣讲的基础之上。他们确实使和平变成了基本的主题,不过“这些主教所做的只是雄辩滔滔地诉诸‘平安’(Shalom,神圣和平)——一种模糊、无差别的和平。这样一来,耶稣是由‘平安’来界定,而不是由耶稣来界定‘平安’”^{[11]9}。第三,行动的主体问题。在新教自然法理论的眼里,神圣和平无非就是肯定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而且他们还自然而然地认为和平能够通过国家系统的转变来获得。而哈弗罗斯认为这不过是想充当混淆教会与世界的康斯坦丁式的和平主义者,想要不受基督的十字架的困扰来对世界说话。“然而,如果没有十字架,对神圣和平的诉诸仅仅只能走向神秘主义或自然浪漫主义。”^{[11]11}

最重要的是,在哈弗罗斯看来,这些主教们把和平称之为“末世论的和平”时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理解。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和平仅仅能够在“历史的边缘”处、在“将来”才能够有和平。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平的末世论呢?哈弗罗斯所理解的《新约》的末世论与主教们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新约》末世论的和平不仅仅是在未来,而且是已经实现过,在现世现地也是一样可能。“《新约》的末世论并非依据这样的确信(即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到来),而是它早已经到来。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去相信在历史的模糊性中的某些理想,而是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两个时代已重叠的特殊时期。”^{[1]420}和平的时代在基督教团体中已得到展示,对这个世界也是其追求的先导。

总结起来可以看到,哈弗罗斯围绕“末世的和平”立论,凸显和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提出了不同于通常主流神学的战争与和平观。这种“末世的和平”并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盼,而且还是在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基督教团体生活进一步实践这种和平的生活,为以暴力为基础的世界展示和平的国度。

四、小 结

哈弗罗斯的和平思想在美国基督教理论界反响巨大,几十部以他的思想为选题的博士论文中,不少将他的和平主义作为专题或重要的比较对象来研究。当代学者将基督教和平主义区分为服从、信仰类型与同情、慈悲类型时,哈弗罗斯就被列为前一种类型的代表之一^{[12]261-262}。当然在获得赞赏的同时,他也受到各种尖锐的批评。比如当代著名神学家、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斯戴克豪思就认为,哈弗罗斯的和平主义看起来很美,但不能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本质。“哈弗罗斯写到,他拒绝相信政治学是关于强制的权力的。不过这样的拒绝并不会减弱它强制的色彩。即便政治学并不仅仅是关于强制的权力,但假如它不涉及权力的集中和实施的话,那它也就不是政治学了。”^{[13]964}哈弗罗斯把使用暴力的人们归为“他们”,而教会的成员是与“他们”相对的。斯戴克豪思责问:那么难道殴打老婆、责骂孩子、实行堕胎的人,都应该排除在教会的教牧关怀之外吗?那些作为基督徒的警察、国民自卫队、监狱看守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职责呢?哈弗罗斯高度赞赏巴特、朋霍费尔,但他没有提到巴特参加瑞士军队的决定,也没有提到朋霍费尔决心参加暗杀希特勒的计划^{[13]963-964}。

另一方面,又有人从更“左”的方面出发批判哈弗罗斯。尽管哈弗罗斯如此重视非暴力的思想,在有些女权主义者的眼里,这样的立场还远远不够。比如格罗丽亚(Gloria Albrecht)批评哈弗罗

关于基督教末世论概念的详细探讨,可以参看安希孟《万物得到改造而不是毁灭》,载《宗教》(人大复印)2003年第3期,第85-89页。

斯的思想具有内在的暴力性,哈弗罗斯所看重的共同体还不是真正的救赎的、解放的力量,他所说的团体中的“我们”是有局限的、依然忽视边缘的团体。“我们”是谁?显然不是包括黑人、同性恋者等的“我们”。在格罗妮亚看来,哈弗罗斯所谓的伦理困境,不过是上层的白人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依然想处于支配的地位,特别是想控制女人^[14]16-27。

笔者认为,这样激进的和平主义在现代社会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美国虽然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国家,勿庸置疑的是这个超级大国实质的价值观、政治的运作都带有很深的基督教的烙印。在现实的政治修辞中,比如“新十字军东征”“上帝保佑美国”等,都不难看出它的基督教的背景。现实中,美国确实盛气凌人,非常喜欢使用暴力,可以说帝国主义在宗教的支持下更容易走极端。它的安全完全是以强大的武力与核打击的毁灭为保证的。今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与基督教右派的结合,体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宗教道德狂热的危险。这种现实世界中的和平,是在巨大阴影下的和平,真正的有识之士是无法享用这样的和平的。哈弗罗斯和平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是来自西方社会的内部,在基督教的内部发掘出真正和平的信息。这样的和平不仅对于人类的生存非常有必要,而且对于美国这样的具有毁灭别国条件的国家,无疑是一种清凉药剂。它提醒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国家去思考:如果他们真正想保有基督徒的身份,那就一定要反省基督教信仰中的和平信念。

[参 考 文 献]

- [1] HAUERWAS S. The Hauerwas Reader[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 祝大同. 切格拉瓦、甘地和金——二十一世纪的选择[J]. 社会科学论坛, 2002, (2): 65-72.
- [3] 汉斯昆. 世界伦理构想[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 [4] HAUERWAS 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 HAUERWAS S. The Peaceable Kingdom[M]. Norte Dame: University of Norte Dame Press, 1983.
- [6] HAUERWAS S. Pacifism: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J]. Faith and Philosophy, 1985, (2): 99-104.
- [7] HAUERWAS S.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Just War and the Quest for Peace[J]. Concilium, 1988, (1): 36-43.
- [8] 杨通进. 战争、和平与道德——兼论和平主义的可能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4): 93-99.
- [9] HAUERWAS 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M]. Norte Dame: University of Norte Dame Press, 1981.
- [10] RASMUSSEN A. The Church as Polis[M].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1] HAUERWAS S. A Pacifist Response to In Defense of Creation[J]. The Asbury Theological Journal, 1986, (2): 5-14.
- [12] CAHILL L S. Theological Contexts of Just War Theory and Pacifism[J].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992, 20(2): 259-265.
- [13] STACKHOUSE M. Liberation Dispatched[J]. Christian Century, 1995, 112, (29): 962-967.
- [14] ALBRECHT G. Unmasking the Differences: Nonviolence and Social Control[J]. Cross Currents, 2002, (1): 16-27.

具体讨论,可以参看任晓、沈丁立主编的《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Radical Pacifism

—An Analysis of the Nonviolent Thought of Stanley Hauerwas

WANG Jian-da

(*Department of Marxism Theory and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 Stanley Hauerwas is one of the most noted ethicists who has revived Christian virtue ethics and was dubbed as America 's best theologian in Time. Among his complex thoughts the title of Radical Pacifism seems to have suggested one of his main themes he tried to tell the world. His theory ha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

1. His nonviolent stand is pure and complete. He does not regard pacifism as just one idea of Christian ethics , but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For Christians , pacifism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bstract idea discussing whether it is allowed to kill a man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 but is a call to become the community of peace. Peaceful stand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distinctive from the practice of a special community , and the peaceful information of New Testament should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context of church.

2. His pacifism is critical and complex. Hoping to transcend ordinary humanitarian pacifism , Hauerwas criticized liberalism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which regards man as tradition-free , self-concerned , and desire pursuing , and see the coerce as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 though a pacifist , Stanley Hauerwas reminded us that we should not take the war in a naive view. War has a spe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virtue. The value of life is not in life itself , but in its being the creation of God.

3. His pacifism is eschatological.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uclear war pacifism , which regards the threat of extermination of the world as the base of the peace , the survival of human life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uerwas thinks that Christians should not become the witness to the fear of death , since survival is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value of man.

Among his critics , Max Stackhouse criticized Hauerwas sharply , claiming that his idea cannot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Gloria Albrecht suggested that Hauerwas ' pacifism is still too violent in itself. In fact , Hauerwas has offered a more radical idea of church and peace. Church is a radical polis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tate. We think this Radical Pacifism reminds a world that leans to violent and war to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ac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Americans who have power to destroy the earth and is likely to launch the serious war in the near future. If they still want to declare their faith in Christianity , they should take the peaceful message serious.

Key Words : Pacifism ; Stanley Hauerwas ;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 Eschatology